

滄螺集卷第一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詩四十三首

謝馬善卿送菜

憶昔

丘氏故園

食橄欖

送葛倅還金陵

夏日與諸友文宴

足創

送杜孝廉

雪桃二首

讀丹經

客中秋夜

為瞿守賦雙檜

還陳檢校山谷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堤曲四首 切藕

送徐總管入杭 菽乳

寄松江陳山人 雨中

飛魚 送人往宣城

次韻大年第舟中見寄

約潘元飛遊惠山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石菖蒲 九日

識字 舟泊吳江呈鹽上人

螢火 放螢

酬蔣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喜晴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沙上 莫抵西郊

元夕寄梁先輩首入秋

謝馬善卿送菜

嘗欣食菜美自謂肉不過今晨齒頰間屢宴安敢嗜持梁蠶肥
鮮野藪誰當課使君可憐人異味安小大我本江南樵酸寒羹
不和空腸轉梨覓糯粟連糠糲雨韭皆割苗霜稔秋釘座羊蹄
釀旨蓄蒲歎雜細剉芋魁掘地底茭菌洗泥科木魚三百頭竹

笋一萬箇朝湘出山厨夕煮炊烟銚堆盤青黃具入口生澀奈
日茲媚盤餐頗復如君作採之諒有時蒸或躬自佐白鹽點葱
橙紅抹羅白磨蔗錫質劑調醞醑芳辛破香飯炊屢熟宿酒醒
方餓鵝掌推驚受不裙空欲蛇饋案連十罌飽食深自荷霜根
咀寒葢三嘆論奇貨水壺奪仙厨適口騰軒簸四海一東坡拙
謫常坎珂叅軍半畝菜詩句極嘲賀我養不償一造物知何那
抱笔力不任負鋤筋苦愴亦欲賦歸田自種百畝稔傳君作菜
法華菟旋封裹食勤不媿天日晏從高卧

憶昔

留滯長羈旅今年辭渡江朝霞晴俯檻細雨晚臨窻短髮梳千

下潛魚見一覆驚魂猶未復夢枕海濤撞

丘氏故園

魏公大府司農居園出東廂百步餘兩朝文獻子孫盛萬卷詩
書兵火餘俱舊聞長老為言此昔時相府今存幾獨此僻在滄
江濱侶有神靈相其氏茫、天運不可推太息平泉草木非叢
者大官三四葉近者勅命猶相輝兩園何苦事變革丘氏有松
內外園松
檜豈鑽唯菜麥水壺亭水欄鳴伺魚芍波陷田牛負輓我慚不
至驚十年歲月輪雲心惘然亭子當江望由里兒時憶上假山
巔嶙峋怪石森相向卧草同歸一長嘆靈鑿何年到日邊園有
秀傑
靈壁石甚金莖此際承天上東家新亭花滿園珊瑚柯長海栢
今入內花

連寸田尺地百金買看花一月人爭傳世間萬事無不尔錢石
鏡金安足恃荆丘不出二百年桃源那得三千歲文章事業差
可遺宇宙高名終古垂隆中草廬蜀主到揚雄舊宅西人知田
荒室室紛感激操鏹再過空四壁祇有南陽白帝城薄夫起飲
尊故迹長歌自作還自吟美酒得錢須為斟有懷莫卦度外事
留眼坐看梅天霖

食橄欖

碧雲高葉樹亭、雨打風披子更深到口真如覓幽句急搜佳
處已難尋

送葛侔還金陵

勾漏人傳舊葛洪夜深吹笛向江東海樓會散金山寂淮月清
懸石壘空驄馬昔時瞻御史倅車今日見明公倅之父別懷萬
里如潮急相趁西州船趁風

夏日與諸友文燕

平生四海交佳友一二數早年識黃九黃叔詰屈盤新句爛熳
多文詞晚復親李杜李可久墻東避世公王原十載厭城府暇
時得相過雖夕欵蓬戶太丘兩佳兒元方吾所慕陳希半升折
足鏞白日石夜煮低頭誦經史未覺霜月苦今春一相逢喜色
動眉宇從師入天台擬續興公賦我行適四方日與樵牧伍敲
門三益友驚散牀下鼠一呼未即衣再呼那及履四陳席坐李

杜黃及予相對及肝膈遂忘親寡族上馬來及晨投轄過秧午
談諧肘腋腕拜跪蕭尊俎歷數座上客坐欠兩公語兩公今何
在江湖渺脩阻缺然繒化隸又沿屢迷駟會合疑有時交親不
待在故凡此宿昔契每懷連沐雨誰知一餉樂竟遠通昔晤誓
去挽莫留盡日空磨行

足瘡

足非病跛苦瘡痍兀立携藤拜跪遲倒屣撥皮真自見登堂着
鞵怒何為空軒獨卧懷窮麴幽徑微行畏蒺藜借客相過盡推
去一盃五積睡還宜五積散酒治濕

送杜孝廉往句容

江東勝地壓西浙句曲山傳天下稀林間風生一虎過石上月
明雙雀歸我擬華陽裁白吟君如萊子奉班衣日長縣幕娛親
地小轎踈櫓入尋微

雪桃二首

昔哀公以黍雪桃孔子非之近世以餅雪堯莫覓其
非也賦二絕以傷之

餅可充飢黍可餐桃如大葉駐朱顏空腸待得三千歲辟谷何
人不入仙

大桃刺口如蝟毛小堯青硬不容刀端門馬上晨炊餅誰信人
間用雪桃

讀母經

服食安可信書冊皆妄語欲脫爪髮枯而假金石固金石本自堅
爪髮那克腐有身即患有此理不難悞長生就有術古來何賢
住神仙五百年石髓流青乳服之等天地千歲不足數此語信
可徵王烈今在否旌易本靜者好道孰為伍一朝上青雲千載
遺白鼠當其拔宅時雞犬亦得去胡為事蓋棺牛羊踐丘_墓茶下
士喜聞道縮口厭清苦空言媿觀雜亂巧辯爭寸縷所計身後
得未見一分補始吾甚愛之窮詰言更沮仙誠在世間不見良
不喻

客中秋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鴈聞感時愁獨
坐排悶酒初熟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為翟守賦双檜

公館蕭條百歲餘獨存雙檜向江隅山川雲雨時一會造物風
霜隱、扶后土不埋龍蛇骨赤霄瑞鳳將雛醉翁草木皆堪敬
聞道邦人畫作圖

還陳檢校山谷詩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濤瀾絕崖岸嵩、木
石森劔槩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貍與鱉至今雜選呼從
賓誰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拊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

面以手捫膺就束縛纖毫別抉難具論宛轉周腊為鄭朴烟霏
澹泊翳林莽赤日照耀開城郭沅江鱉肋不登盤青州辦晉潛
注穀洞庭東南入元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
信後來無繼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劔閣忽聞凍雨
洗磨崖抵掌大笑工索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學

大堤曲四首

日落襄陽城日照大堤曲繡顏伴花紅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駃去背面不相識兩馬驕嘶住
漢水可方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花不入漢陽津
宜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公魚

送徐總管入杭

灞陵人憶舊將軍細柳碣前葉又春萬里北風歸化雀十年西
地見騏驎卧德筆策滄江迴醉草烏絲畫戟新駃馬好陪丞相
後竹枝歌吹遠湖漚

切藕

碧節冰絲透薄寒金波初出薦雕盤昔曾太華峯頭見今向佳
人掌上看

菽乳

豆腐本漢淮南王所作惜其名不雅余為改今名因

賦是詩

淮南信佳士思仙築高臺八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
味數度真琦瑰作羨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
乃星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壘大
釜氣浮：小眼湯涸：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豈化青液滷
絳蠟窟煙煤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
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寄松江陳山人

百年苦憶高常侍多病誰憐孟浩然舊喜涉江今不涉空齋時
闕友朋箋

雨中

江南斗米三百錢抱甑閉門人晝眠余憫入市不論直破甑
日中炊濕烟

飛魚有序

暨入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洋其長二寸頤兩
鬚各長寸餘張為兩翼海風發作從波濤中
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
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鯤化為鵬不荒誕
也為賦一詩

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力足浮
三山勢欲吞大塊豈唯日月浴蕪疑鬼神會披經案山海異

族紛瑣碎我時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賈客輩入海如入闔風昏
白波駛雨慘黑洋邁批石噴火發海船夜投物波中如火點鬻指愁丹壞
舟人見海怪則鬻指注血於波其怪乃息飛魚集播拖翅尾錯珍貝初疑燕
雀翻復駭熒皇墜非類感所稀拈暗拾海外三韓霧洗百岳
風烟帶參差挿双翰欹側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鶴
類祇慙海若笑狹小驚此輩我復嗤海若萬彙同一態
神靈數巨魚鯤鯨猶鰐鯢智屈雲雨能肉大何足膾
龍門萬魚躍此翼吾所快

送人往宣城

送客宣城郡吟詩憶土風雪膚銀杏白火頰木瓜紅楚殿

荒山裡澄江出樹中君親三載仕我友一尊同

次韵大年弟舟中見寄

半生蠟屐負清游兩脚并州復故州鐵笛叫雲疑昨夜
江雲隔面已三秋

約潘亢飛遊惠山

錫谷名泉誇第二江水由来勝山水中冷天畔隔蒼烟
九龍眼中差可喜我夢臨此鑑眉須裹茗烹煎携綠
珠老僧麤：妙而矍忽來說禪座跏趺三生豈是舊緣
法明日買舟當下牖共君烏紗一裹頭野岸春洲看晴鴨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江南淞山俱可人澤北惠泉嘗入夢昔年濯足望其區
船頭百折煩遮送高情數與此山期舟不衝風雨尼
之天公忌人如忌疾十年欲去事長違昨宵拄杖落林
谷畫舫載泉盈百斛為倒龍堂明月珠共試地坑小
蒼玉故人談頰翻九河舌本咽枯知奈何此泉此茗不易
得緩飲緩煎還可過人間酒肉誰厭臭我味此泉渠閉
口身如瓠壺過渴羗慎勿與方傳不朽

石菖蒲

曉露飛初濕春苗剪又生靜憐千葉瘦幽喜一峯橫
鬱鬱明人眼青青異物情安期如可待吾亦掃黃精

九日

南國炎蒸初罷暑林林江西冷又驚秋輕霜未破千株
菊高浪間登百尺樓陶令去官非為酒海翁無伴不忌
鷗莫愁短日催長夜且賞清尊映黑頭

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常長苦飢而今七尺軀媿此一鷗夷何
侶不讀書買牛荷鋤犁六經盡照耀九地道馳坦夷天
門西北開達者得升躋儒冠立其下寧問渠是誰鳳
雛生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鳩遠未識老死安其卑二鳥
各適性吾方定其施鳩兮汝勿嗤朝陽令得鳳

來儀一舉萬里青雲棲汝鳩雖老安得知

舟泊吳江呈鑿上人

松陵橋畔太湖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
鴨亂含情深媿白漚賢千燈庾嶺傳無盡一宿曹溪
覺有緣稍待月明風細熟卧吹簫管學坡仙

螢火

雨中螢火看不滅入戶潛行欲近人槐市書生經滿案
微光待汝續雞晨

放螢

一室琴書露竹涼小窗深掩坐匡牀戲尋豚望看奇暈

忽覩丹良瀉冷光

螢一名丹良
見大戴禮

誰錄異方知却馬我

矜微物解升堂白頭愛伴書幃客苦節宜儕弟子行

酌蔣逸人連日看花之會

照座金沙笛裏開青春兩度為花來紅妝初見三千指
錦繡重添一萬堆細雨流霞移曲檻東風落日坐平臺深
紅淺白俱情稱醉後題詩記此迴

喜晴

推枕睡未醒暖湯呼我沐朝日明瓦溝夜雨填澗谷出
門正東望青山遶茆屋鬱鬱一林樹次練一雲氣綠如以
千丈縞纏此兩衲足山方淨眉鬢我亦縱耳目欣然欲

推挽容袍捷與犢生意固靜佳世事苦局促薄東野
耒耜手未觸如何有暇日煮石飲溪淥散愁一過從元
事糟與麴得此諒已多輯語書諸牘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十載青春伴侶遊無田安散羨歸休夢回讀罷淒然句正
似彭城風雨秋

筆端江浪貯雲烟愛汝新詩字一傳為報客懷無一字
日憑花鳥喚春眠

沙上

百年人物會出此遠人村浪淘浪翻屋沙崩樹嚙門等

魁鋤地底鹿角長溪痕開闢當天意彌茫恨土吞

莫抵西郊

白日崩雲莫色微柴車獨不款高扉十觴酌酌浮家釀五
載睽離笑客衣瑟瑟雨聲寒漸密沉沉更漏夜仍稀天
明即別愁何恨四壁淒涼萬事違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碧沙官渡柳搖新燈火蕭條不負春誰道黃昏先閉戶
天街雪色更宜人

開戶微明雪滿窗空堂睡息海濤撞照人獨有梅花發
自洗嘗春兩玉缸

入秋

江浦今朝暗秋風昨夜清山川不改色霧雨飛輕出
處妨吾道欽崎見物情繫舟思范蠡過遶越王城

滄螺集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滄螺集卷第二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序七首

遊采石詩序

送童子陽序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贈筆生張蒙序

卓錫泉詩序

邯鄲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君序

送采石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之九月始讀太平圖經得覽所謂
鵞眉牛渚之賦詠思欲一至其處會客有宋公子

昭陳君宗禮向君子南欣然與俱而采石遞運官
李振文又以扁舟來迓於是四人者循城而西道
姑溪河不一舍至采石時已昃午便艤舟水府祠
下眺華光閣捫蘿而上俯見灘石磊磊烟冒霧艇
鷗翔鷺集宛如惠蒙所 洞庭小景上觀瀾登鷺眉勢
益高而觀益遠大江蜿蜒出天門山直走高下憤如萬馬西
來以臨堅城迄至矢亡石盡 氣沮不得已而東折然

後涵汨汨以就安流蓋韓湘南所謂倚天絕壁直下
千尺即其地也天門即東西梁山望之隱如脩眉浮空故
其高名曰鷺眉前有洲亘四十里至蛾眉而東江復爲

一瀾茫浩渺過於天門是日天微陰潮已落水自西激
磯石出沒如古槎如崇牙如伏鼉如暴鬣其淺碎舟
其深莫測世傳下有水府晉溫嶠於此出其水怪
理或然也觀瀾之下淺灘之中復有響石說者謂
水激石響鏗錡清越如石鍾然亭自兵燹無復遺
址荆棘艸莽蒼烟落日殆難為懷子昭賦詩一首
予既次韻復和南澗霜天曉角詞還宿李振文家
明日謁太白墓賦長句遂臨大江北望和城日高
午諸生張謹復以舟次岸延上蛾眉生客數人皆
沾醉賦詩予又爲西江月二闕歌以侑觴須臾返

照入江水波盡赤微風不興莫色黯然衆客始興而歸按采石自古為要衝為重鎮為河山之險天下一則商帆賈舶東西萬里貨財川集南北分則兵戈戰艦倚積如山而肝腦塗地故其地之興廢率與天運相離合兵興二十餘年民居蕩折而後及見四海一家蠻夷通道梯山航海至無虛日民始稍一如病而起如蟄而蘇雖江山之勝自如然過者猶不無茫然而思慘然而悲憮然而興懷也於是集諸士大夫之作并予所自為詩詞合為一通以覽觀焉而又紀其一時所睹之跡序以冠之俾有考於

考於歲月之遷謝時洪武甲寅冬十月某日序

送童子陽序

婺人童子陽遊京師過江陰舍故人任子羽家正月二日邂逅于君山之顛握手與語慨望大江論古今人物明日見予舍中益相歡將行請序予辭君曰吾待子以行予曰子不聞大海之壖乎有魚鳥曰鱣有蟲鳥曰蛇蛇之目蝦為之鱣之在泥也見其沒水之疾疑其有神鳥號之曰子雖神不能挾我於東海之洋乎蛇笑曰吾待物而神又焉能神於鶩鄙自恣學不足庇身德不足以人而君

之求復有類乎鱣之神蛇也雖然吾將語子以陽
侯之神洗鱣鬻於沙泥躍然波濤之上使鱣之疑
我於神也子陽少負文學博通鑿藥方伎陰陽老
佛之書其聲實足以自致不繫手言之重輕也然喜
其能不自重而請予於姑從發之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三代之政不復見矣兩漢循吏庶幾可稱猶有古為
治之意焉或者以傳無紀績少之此非知太史氏深微之
見與當時賢君相神明之政者也今吏曰循不曰廉何
邪蓋能而不為^廉酷吏而不能不過良吏而已酷吏如漢

邳都是也良吏如魯公綽是也以邳都之能輔之
以德綽公之廉益之以才循理而行不出於已緣物
而止不凝於事斯其稱循吏而當太史之筆與昔何
武為吏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見思張堪為郡民歌
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凡人無
事時不知樂之為樂至於離變故當患難然後知向
之恬然於至順薰然於至和既不易得而愁憂悲
辛之中一旦息肩膺去勞 就寢席甘夢寐雖
處宮庭聞軒轅無以踰其樂也彼二人之政亦
何以異哉民或思於既往或樂於當時固所遭不同

而先後之變殊耳唯後世則不然無赫一之名者
謂無能柔附枝葉兩岐者謂何補政事由是一切承
風浚儀旨立崖岸急征歛察苛細兩漢之風斬然
矣浚儀陳公守嘉禾移官江浙都府在郡有麥
秀之歌既去而民思之若渴夫民之歌或有勉強
而思之不釋豈聲音笑貌可為為哉且昔之為政
者有其一而天下後世稱思至今況公兼有其二而
民不知惠士不知德於當世之日哉故采張君之謠
為韻泄何之思為詩以樂人有忠厚之俗能不忘
公之澤也

贈筆生張蒙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
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
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
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
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
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
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
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 國
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奎陸穎輩首被趙文敏

常識而宣州之筆始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以宣
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常續論筆之過其法
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
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土奔突舉
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草枯聳身曲脊
以耐寒慄則其力愈幼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
有其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
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
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
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所以知常說之不謬
吳興陸用之精於為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
授其甥顧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
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貢來吳艤舟岸下百金
易之殆無虛歲雖松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
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
析至到始予識之吳郡學宮教求予言時方次
能書未暇也後予還松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
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也

卓錫泉詩序

余年十九從先君遊定山普照塔院會虎跑泉出

遠近趨慶觀者如堵時長老音公無聞為住持先
君顧謂作曰小子識之不十年復當有泉側出
其旁作問何以知之曰夫育德者物必歸焉以吾
觀之音公德人也殆將出泉以相之歟至正己且適
十年而音公建方丈落成東北牖下泉忽迸地
汪洋甘潔日飲百人其瑩可以燭須眉其潤
可以及草木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
先輩葛雲老徵序其事且哀詩以美之作起而
嘆曰先君十年之言驗矣生不獲斯言以沒沒而
有知序何敢辭謹按郡志暨陽山三十有四定

山當其脊信覆其背貪歆羽異其脅骨高厚沈蓄
勢力俱到泉出其背若兩乳然故虎跑一名玉乳自餘
君黃由里號稱秀傑皆不出泉而定山特有两脈
意泉之所以相有德者其在茲乎不然其或不幸而
出於荒山草棘之間辱於男女之浣濯牛馬之飲吸
農夫樵父之所^機濞澤而不有者其孰從而禁邪故天下
之物必得其所而後久必託其人而後傳牛山之木伐
於牛羊非物之不美也櫟杜樹槲之百圍而人不敢
窺非物性之獨異其居使之然也世有捐所愛以與
人非愛之不至也以天下之物無心於有而後能有

其有也託其有於空言非其有之不足傳必無意於傳而後傳可遠也泉出於山雖泉不能有也而以委道人方士往來共之則其有也無弊託于人無意於傳也而以屬文人才士形於口詠於言則其傳也不朽然則物猶不能自有而托於人又况持其所不能有以自恃其遠也邪記昔嘗行定之陰泉流竹柏間從二僧憇飲其側今幾日耳而吾碌碌東西此樂渺不可得它日肩輿入山問卓錫泉復有僧指侶否吾將以先君之言告大衆刻諸山中且語泉曰吾先君待子久矣更其名曰孫公泉

邯鄲枕序

慕博之戲曠日過時玩物喪志非士大夫幽閒之樂而聖人不廢是物亦聊以寓意焉耳雖然古之作者豈徒然哉率意苟為必歸於道知投壺之正已授琴之禁邪歌以養性情舞以蹈血道守脉今人所謂嬉戲者古人所謂妙道也方其沉潛委頓於仁義禮樂之中忽然馳騁於快心適意之所隨其人智否而各喻其道之淺譬_深言之承蜩斲漫屠牛履絺絺至於妙孰非道所存與余於慕博無所諳悟至於成敗得喪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天機滅沒而智

巧所不能及竊嘗欲微著其聲于燕笑之間使人茫然而思憮然而驚以見其不可必者幸而得之其決可必者每不得能則夫感而於此而悟於彼者是或知止知足之一助也故曰游藝之餘燕私之暇玩心河洛之文極言天地之奧即其自然之數創為角棋之法角之言較也爭較勝負故各曰角又四角布四壘得一角者勝故亦曰角夫事固不足以該理法固不足以盡道然義之當行而必行命之不可為而不為則世之徇欲躁進以幸其成貪得敗事而來不已者皆可鄙也於是譜其法而名之曰邯

鄆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擇之序

國家以揚州之域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隸浙西其北隸河南壤地千里魚鹽稻米之利擅於東南為天下府庫蓋將百年矣方承平時自杭走汴水陸二千里如遊鄉井如入堂奧如息卧內行者在室舍者在門囊無裹糧之憂庀無夜吠之警雄藩大屏坐鎮雅俗而已掾雖庸人冠弁之峩儀觀之美已足稱其為才暨倉卒實故郡列一鎮守州一相材傑奔走賢智並用而掾之為戢始難其選淮南行省初置

於廣陵所以備淮西之守再署於吳下所以控淮
東之藩掾坐府幙上則贊畫廟謨折衝衝尊俎下
則尺籍鞭笞調發征輸填委充積曰不暇給瓌
才偉畧僅乃勝之以故守相辟置率不以其員為
多寘而以其人為廢舉自兵興來由郡幕官取
寄是任如照磨梅君擇之者蓋二人耳顧可以
易言與又况掾之能鄙非但為一鎮之通塞抑以
以開生民之利病何則昔之賦於民也輕今之誅
於民也重昔之役於民也簡今之勞於民也繁昔
之號令出於州司今之庶務決於政府掾以非其
人則百司無以仰承百司無以仰承則生民之害何
以赴訴於上哉吾懼庠之中監而以外杜無患也然
嘉梅君之行由州縣而登省署自一郡而周一國
酌宰相之知悉疲民之瘵民困之蘇捨今日將誰
望哉僚友徐子祥撰歌詩為一卷徵言以杜其行
余故道其前所憂者以為今喜云

滄螺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滄螺集卷第三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記七首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菊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艸堂記

空谷先生墓誌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債於兵時也債而興不書常也興而侈美於前書手弗書懼弗勸也按姑

孰縣三當塗故聲劇治不與它等更以事殷教
弛俗竄浸為當缺今 聖天子興一四海綏萬邦
越四年大論官以儒育材以學而宣上德意者猶
覲以為艱明年冬永平王公俊屬宰是邑下
車之初首登進其民間學所在皆謝不知問左
右吏吏相顧愕眙謝亦如之公曰民不知學焉能
知方乃薈毒蠹抉貪貞昭以不取未幾又示以不偏
朞年民恬於化公曰可矣則召父老端笏齋心
而令曰嘻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
臣乎曰有知君之臣之父子之所從來乎曰不知
也公起立以手加額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
天可忘乎吾嘗愛仰敬畏如父母神明日月雷
霆也人不知有父母日月雷霆則狂愚聾瞽而
已今使若等去狂愚聾瞽以服聖人之教可乎眾
曰諾敢不唯命於是卜吉日率父老子弟距行春
門不百武擇地之隙辨方正位鳩工庀材易湫隘
濬深以為亢爽得畝若干禮殿倫堂門廡齋庖
以次畢興繕地以垣飲射以圃像先師之容秩先
賢之位丹漆黝堊金碧若斧藻山魏然煥龍岩密壑
綴雖數世封君之居有弗能加又剡致郡士為師

主之生徒坐集弦誦之聲達署歷再稔而廟與俱
成集邦人士殿謁行釋菜禮民園觀之嘖未曾有
會詔郡學縣立鄉學置弟子員暨年齒稚
左提右挈民觀趨之籍入凡千人不踰月冠帶踉
跄顛昂儼雅而學與教俱新君子謂其若有
相者嗚呼為之難易在人成之難易在天使為
有不盡其難則誠固不獲其易為於人若此成於
天若彼書以是勸來者宜哉公字用章精敏庶勤
事無大小談笑揮之吏畏民服學校其一也是役
也計公之俸幾半入學教諭吳昭訓導劉會

李炳實左右之里士于子中則經營之學舊在行
春門外洪武庚戌始改卜此其地蓋宋尉司云

杞菊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
以迓客環藝杞菊既字其楣又屬為文文按杞與
菊二類杞即今之枸杞菊即今之甘菊尤多種也
如馬蘭之為紫菊瞿麥之為大菊旋覆花之為
艾菊信皆以菊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
謂唯真菊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菊正甘菊耳世
以其美作羹其花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

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栢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
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
憂日循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
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嘗於
士君子即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栢蘭桂蕙下
比茨棘又况杞菊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
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市
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為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
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為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
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
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腹推其
嗜好則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繆予
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誦杞菊賦以忘肉味久矣而
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
相斯民而神靈之効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為
之記先生名大年字昌齡

大雅堂記

至正 各浙省左丞蔣公之居吳也作堂於私第之西
名之曰大雅堂且徵記其說予惟六經所以為文者如
日月之光華星辰之錯列山嶽河海之流峙烟雲杪

木之變化未嘗有意於文而天下之文卒無以加所
謂文之至也而三百篇又文之至焉書之政事易之陰
陽禮之名物春秋之褒貶非不足於文然出於口形
於聲協於律呂宣之金石動天地感鬼神皆未若
詩之微且奧也而其體之大小之言淺深又君子小
人之差因是辨焉今公以碩大光明之器英偉卓
越之才致位顯通為時各卿德之見乎設施文之著
於事業既以無媿於昔人而燕閒之清論思之暇各
其堂曰大雅者是豈無其故與夫蓋嘗而耦而規三代
之作人矣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是以德業之成不至聖賢不
止今已矣獨有觴豆劔鼎之銘以警言朝夕然而秦
漢以還鼎彝之銘金石之固則已鑠於爐錘蕩
為冷風故其一舉足一矚目惕然以謹其思愨然以致
其守於是始有宮室門閭之銘以存戒飭蓋庶幾
乎三代之遺餘烈也然公之堂不琢不華其質素
其制樸固非斯名不足以美斯堂而斯堂之義自
非公亦烏足以稱情也哉昔周盛時君臣之間心
同德非有弊也然猶采詩以觀民俗以考政事

而謂之風之言諷也不隸於官師不列於執事
不許不訕幾諫而婉譬風之感物而不自知其物
之感此庶人之事上也惟大臣則不然當朝會大享
之時君之於臣不特聞其政也欲尋其言不特尋
其言也欲觀其志故詩至於大雅則其音節之簡
陳義之高不佞不諛無抑揚拂切之微有直道正
言之易所以為大臣事君之忠也與然則義我取
於斯者豈非公位則大臣也言則大雅也
苟以為不若是者有如此之堂也不然不藻
其稅不華其棖徒以是為大雅而記斯堂
吾思非公之志也余嘗獲登公之堂觀大
雅抑之戒聆大雅槩之操而言其志之審
矣乃退而陳其直致之辭以發斯堂之義
云

墨竹記

嘉禾吳鎮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
品其高不下許道寧文與可與可以竹掩
其畫仲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吳中趙
文敏父子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
無貶議惟論墨竹或此言有其酸齏

氣仲珪為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號梅
花道人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惟以
住紙筆投之按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
隨所欲為乃可得也故仲珪於絹素畫絕
少予留秀州三年遍訪士夫家徵其筆
跡篋有存者然則更後百年知好其畫
復當幾人邪至正甲辰夏余友張君
翔南持其族人玄輅所藏墨竹示予
曰君嘗睹仲珪畫願為記之予觀
仲珪隱者也其

趣適常在山巖之下故其筆類有幽遠閒放之情殊
之貴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乎且世賴筆墨
以傳者非一物而竹之可傳豈以声色臭味為足嗜與
若是則幽遠閒放自其行之性耳今使人指其畫曰是
有山僧道人之氣則仲珪於竹宜得其大者顧欲以
是非之可乎渭川千畝多如蓬麻其挺然脩枝郁
然茂遂識不識皆知其可愛至於荒濱宗徼烟稍
露葉凌雨暴日懸崖拂雲偃仆植立之勢生枯推
老之態斯則非高人逸士窺之歲月之間不能悉也
以衆人之未喻求衆人之必知何異誇曰馱羊棗於

龜鼎之側與事物之殊意見之異世有甚于此者予故不得不為之辨也遂書以為記

長嘯軒記

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氣同出入猶魚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凡聲同則雖生殺萬物慘舒陰陽代謝四時將無不至矣其泛宮流徵音中律呂使庭柯脫萬籟為虛凝游雲而集長風又何怪與昔者聖人知夫情之不可已也為之嘯歌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是故嘯之清也凄然其侶秋使人無不悲歌之和也暖然其若春使人無不悅而八音之政於是通乎

人焉西江劉子憲自其少時以奇氣負六經之學研精揣摩工為詞詩駁然上追漢魏下軼晉宋既以得名當時然猶自謂僅足以咀草木之美而未足以吸月露之華則又發為長嘯之音寄興一時以名其軒而士大夫因以阮籍孫登輩方之是豈足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不少槩見方其結軫連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碣滹絕黃河過伊闕徘徊乎梁宋齊魯之間泝洙泗之淵源慨陳蔡之遺跡而知道大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大喪矣長嘯之發豈不賢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既而南望大江鼓柁吳越道途

閩嶠以挹武夷山水之勝庶幾復見延平師友擢歌
九曲之餘則長嘯之發且將卧餘子於地下又豈難危
隱約沉湎自於禮俗之儔可同日語哉以是覩之摧折
悲憂之嬰吾心浮沉榮辱之閱吾目成敗得喪之過
吾耳舉不滿夫一嘯而世有恃其不足恃以驕乎人豈
弗少媿也與吾老矣異日儻見子於麻姑山中聞有
鸞鳳之音逸於雲霞之上者非子也耶子母曰不吾
知也

東郊草堂記

松之海隅有陪曰漢城城之隅有隱君子曰東郊先

生家烏先生与予既親且厚其出處亦往往相類獨
才与識不相及初江陰之警也公微服杖策變姓名
未吳余不更事意謂士君子遇則志四方善天下不
遇則毋墳墓一死鄉里而已去將何之未幾郊壘日
鼙鼓急戈矛劒戟之聲相聞晝不得居夜不得息
然後悔吾知之不豫引之不決而公之去其見遠矣豈
予得脫於難辛勤來歸公聞而輟耒東原且吊且慶
館予客舍方是時余視東原耕田之樂豈可及哉
會四方爭運士復與公公曳屨接席遊近相憐雖
時睽離必合必相疑語曰若得謝必同里而居

同畝而耕以佚吾二人之老余應曰諾則又笑曰方
今中原多故天下未定此駿傑馳騫之秋非公輩
高枕之日若我等乃知公言耳後予亦教嘉禾將
規田舍去老松上以復公言而先生書來則已退休
于居買田築室漢城之

東扁曰東郊山堂徵記其事予唯士之出處進退不可
以不謹如此勤是物則為君子玩是物則為小人始吾
之去也嘗從於公今公之歸也又先於予其去君
子而歸小人也審以一俯仰間向之大車長蓋望塵
雅拜者固已漸滅而無餘迹其僅存不過當時斷
不伸為世鄙笑之輩豈用舍進退時有利鈍而貧
富貴賤天之與奪復有幸不幸耶抑予奔走飢寒
旬其常耳獨念出入憂患進退從容卒能以危
為安如先生者庸非真知去就蚤見明識之士哉
吾田距公舍里幅巾杖屨登君子之堂樂而賦詩

以歌其志固將有日於是書以誌余媿公者多矣
先生名訓字君三蔡其氏蓋松之士族也

空谷先生墓磚記

先生諱遠字之近小字紹堂姓俞氏江陰人也居
空谷里因以為號世稱紹堂先生而不以字行其先
累葉宋衣纓大族至內附三世不仕以隱德稱會
州里驗田甲乙主徭役不勝家業益衰遂為齊
民先生生甚癯長不滿六尺美髯清肌骨見衣
表目光炯然愛著小冠戴方山樓笠白綺裘環
玉帶羅望之如風塵表人一市人起立幼好讀書

立操行竟歲不窺戶庭日穴漫有聞里大姓王巨山
素負少許可首延先生為師由是翁宗之弟子
承先生教抑讓進退與為斯文皆有法度其綜練
細故問無不答必中成敗有蔡尤善談名理弟子
問舜大孝瞽瞍日殺之何也曰為不同有問貌美而
貧曰有甚惡陋而貴曰有甚美雖率爾談笑無
不可書或曰先生風裁高奚為不仕曰夙有先識
不敢忘命用是衣於布韋故人孫岵甚貧自常來
歸先生均食與衣奉之終身岵晚得廢疾家人
苦其攜策時出諄語先生笑曰孫岵先生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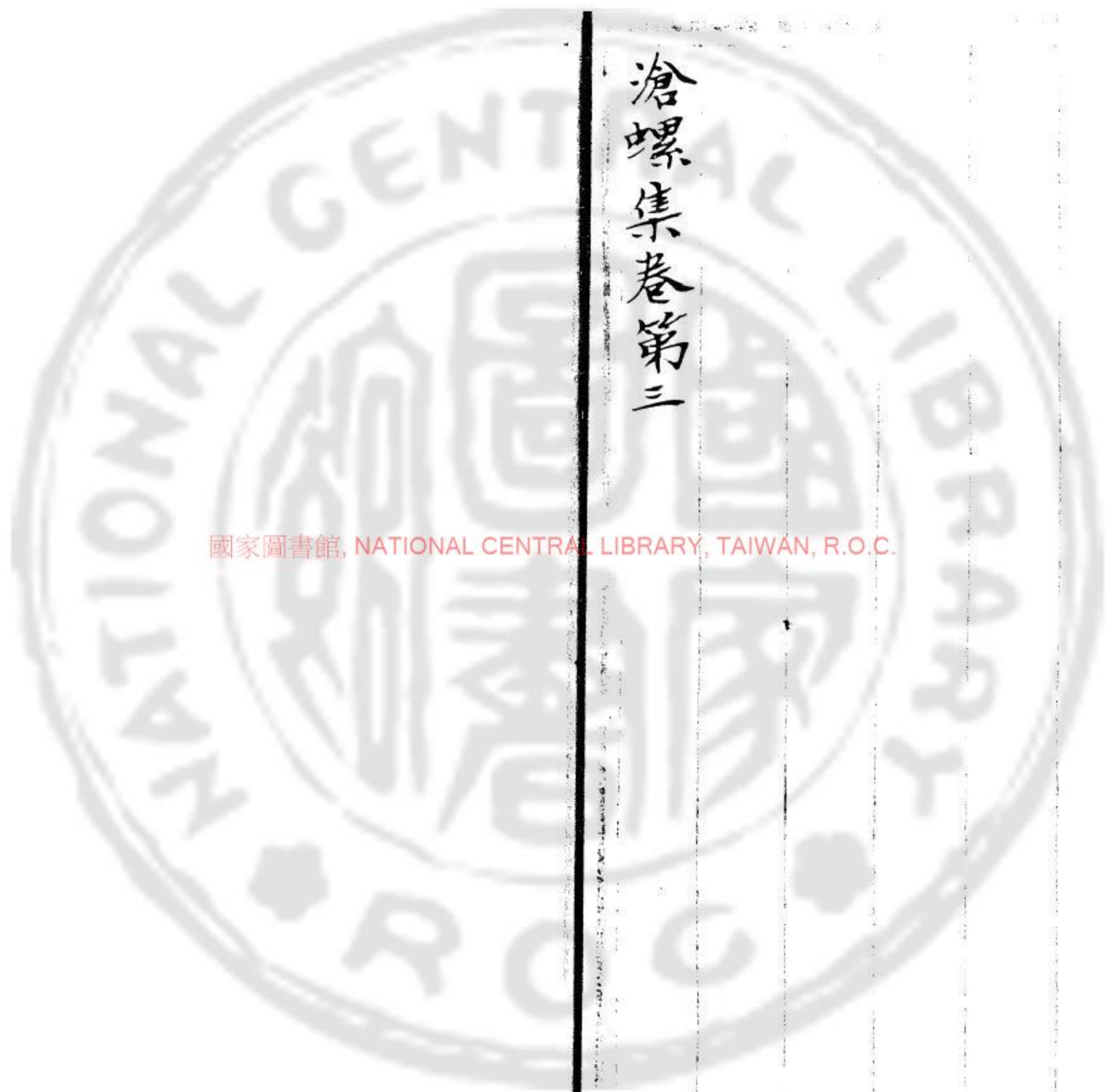
婦我我當以疾棄之慎勿復言歲大瘡耕傭或
以病告家人迫其去先生曰強而事我病而歸
之非人情也使昇而歸死是以昇故使之彼孤人
之子獨人之父弗望我乎且療以整藥未既
果死其父乞捐溝中復止之泣曰歲凶為棺難
骨遍野不獨吾子先生告曰汝子生盡吾力死而
食烏鳶可乎第安之竟出棺食以歛鄉人聞
之莫不嘆曰此非直長者是死生緩急為義
不欺人也里信歲迎神會先生出神止其門昇不
勝重鄰父辱先生教素不惑者亦竊怪駭先生

家嫗宿受教令獨不恐大罵叱之衆為束粟神
亦帖去不能為災衆始厭服相教勿為淫費宗
人有受教親死不為佛事者浮屠屠闔門訕議之曰
吾有所受矣非等苦所知凡先生之言輒感化類此
先生生長兵餘苦為生難誅蓬藿植桑棗理
頽垣廢址二十年弗具生徒鳩材輸辟瓦稍助成之
為堂三間與娣婿魏則之先生反愛無比通財合
吾居其東曰東愚居其西曰西愚鄉人化兄弟
至今以命魏為言至正任辰鄉寇竊發所過殘
滅其舍復為丘墟先生掃地為席累墊為榻

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邪
吾思死下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
酷嗜詩不輕脫藁藁脫必驚人如龍門桐歌小石
灣行澄江等篇播誦人口不下二本而理思過
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盡
如春先生乘欵段微吟朱純望見兄子寬負茶
具遠來便下馬憇松間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
寬進曰固願待謁于前也因趣令滄雪具茗曰
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為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
世書曰愈多而學愈陋矣唯三亭集學詩管見行于
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樵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
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二人倪壽七十有三歲
以某年月日生卒吳郡之客舍前自為誌別親友後
十有某年月日孤樵以其喪返葬其鄉之先原銘曰
豐於德蓄於書如挹如注稽其徒久而鑿之道悲鴻三
尺之墳此其壙嗚呼銘哉式後殂

滄螺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滄縣集卷第四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書三首

上盧御史書

上謝蔡推官書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傳三首

陶先生小傳

玉奇生傳

徐臻太師傳

上盧御史書

御史閣下僕聞之求榮名以顯天下者好名之士趨之務脩

德而勵操行者實德之士歸之二者猶影之從形響之應聲雖威力轉移其不能易其志也僕窮居隱約晝而讀書夜而忘寐思古公卿大夫与凡所以為士之去就從違而得其說閣下幸垂鑒焉昔者戰國有四公子齊曰孟嘗趙曰平原魏曰信陵楚曰春申此四君者天下皆稱其賢然知好名而不知好德故後世汙穢不潔之士掉鞅頰足想聞其風而良駕滄海之士或耻言其事蓋忠信廉潔者士之艱求也舍忠信廉潔而欲求士無異棄舟楫釋車乘而期遠到也四子公自謂忠信廉潔不足以取人必沉舟破車而後有以得衛汝絕塵之士故天下之賢如魯連虞卿皆蹈東海之

善書以泯其迹彼屠害嗜利之夫鷄鳴狗盜之客得以竊跡于明而卒無益齊楚趙魏之滅亡也子路曰不能勤苦恬貧而能行義吾不信也夫勤苦而執忠信恬貧而不貪行義而不污天下之至難也行之於己無與於人然而三代之君皆以此取士而士心以此自勵何耶士非好勤苦而志逸豫樂貧賤而惡富貴也非為為義而迂闊其行也為志志不勤則節不立行不潔則守不固志不勇則言不終古之君子能斯言也世之勤苦貧病故能言不失身行不失已用則尊顯其君功也世之徒見明矣日月聖於無窮此士君子所以日夜甘心不血也乎貞賢也今之士君子何歎不然也躬者立節者不聘於當

世徇名卑行者不適鄉大夫之求上不信於下下不伸於上爭
持而不解相難而不發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昔之為國有好士
里馬者而市其骨期年而千里之馬至者且大夫馬猶有之也
今之帶劍以幹牛之角角不能行而充於道路重於金玉非好
之至乎士志不好苟有好者豈慮無立節之士如馬角之至哉僕
每暇讀先朝名臣事業如踈齋鉅儒翰林元老未嘗不潸書
感悃恨其生晚不得奔走以備使令然私念其盛德之後萬
世之績儻反見之不自意獲覩閣下光明雄傑之器清拔魁
邁之材處機要之任執司之衡言足以達天子之聽聞
權足以抗宰相之論議力足以顯微而發幽天下之士凡有實
德者輟食投筋而迎之此其道德之光文章之善政事之施復
始光前燁然足以鑄金石播聲詩於帛而士君子延頸躡
僑咸願出門下也僕雖不足以當前立節之士然生長閭巷內
無養親之施外之聲勢之接其窮抑亦至矣家本儒素好論
音文章不能與時浮沉蚤夜孜孜獨以不見閣下為恨今而後
得其時矣負魚以為鱉謹獻舊文一通伏唯閣下教之幸甚
某拜

謝蔡推官書

竊聞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德者利器之所載也德譬之車才
譬之物車大則所乘者博德大則所為者大矣

而施者遠然人每失於顛沛履折而不救者則以其所載者小也故士非患其無利器也常患無實德以載之耳何則冀北之馬天下之良馬也一日千里而說響耦銜則人以為賤馬矣棠溪之金天下之精金也一日而三躍冶則人臣為狂金矣士之無德何以異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蓋人之至願而不能得者才也今幸有臣得之則父誦其子兄愛其弟君願為其臣士願為之友又其下者環視而伏之而才之可願極矣然而恃勢以誇人之不能盛氣以掩人之不逮勇奪天下而人瞠目以指之辨屈其士君子而人說口以擠之志窮天下之智力給天下之藝而人不以為賢則才之不

幸復有過於此乎是故天下之所少非才也德也古人徒以才
而幸其事之立者其唯戰國之人乎戰國之人其心則貪矣
下之士乘其心而脅之曰其貪而餌之則雖徒步躡僑猶足以
致位卿相及其末也雖殫身碎首不足以謝天下之人彼戰國之
士猶然况非戰國之時乎方今海宇清明才俊效用大臣長
人專官寬厚敦樸鎮浮靜躁向之剽悍輕疾者莫不改心易慮痛
自刮磨務為持循雅飭之行而驚世駭俗不規法度者靡所容
於其間此尤不可呂無德而進也明公拔跡於士庶之列非有
貴勢巨相先後崛起於華門圭竇之間非有貨財為之聲名言
非忠信不出其口行非仁義不獲於身躬親儉約而不為矯激
之行自處廉潔而不求絕特之稱明足呂直天下之枉而不為
訐剛足呂銜天下之銳而不見其強凡其所為皆呂德而濟才
不以才而廢德故它人守之而不足明公用之而有餘不亟不
徐跬步清要望之如揚巖挾策於康莊之衢而追之者如負鶩
驥而陟九坂也且今之才能自試於州縣者寡矣而况能自
拔於憲司進於憲司者千百人之一也又况能自致於執政之
府方其自謂老而歸也公卿大臣相與挽而留之又將大用而
不置也明公何呂得此於天下乎天下之才蚊蚋其紛紛也終
不效明公之尺寸者非其才之不足稱顧其氣先有以蓋天下
而德不勝載也古之人養其氣於無何之中蓄其德於不用

所逮夫所用也發之以德而不為氣動持之臣氣而不為事
役濟之以寬維之臣毅而不拘於近小是以成功之大澤流之
長巍然煥然可望而不可及也明公其亦若此乎僕也王於閭
巷長於一州幸賴先世餘業讀書為業麤不墜其家聲而明
公之知特先於人辱出門下者今三年矣思唯自效昌報明德勢
孤力薄固有微濟然區區之私終不少負臣故不以詞之鄙陋
而樂於進說伏唯明公教之亮之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月日孫某再拜贊書明府閣下竊以賢士大夫之出于人國譬
若象犀珠玉之充富室象犀珠玉不產於通都大邑列於市肆而

用足於富室者好之至也嘗使國之好賢如富人之好貨則天下
何患其無士蓋物不係於土之所生而係於人之所好冀北
之良馬越南之利劍天下孰不知其為材至於能用其良則燕
趙是已善取其利則吳楚是已不然秦不畏冀越而畏燕趙吳
楚者豈畏其國之多賢與徒執器為之使也然則物猶足以強
國之况士出於其間哉方今南方事致兵革未戢浙之西江之
東人士之流離播徙不出於蘇則出於松而已松固善郡也然
所以能善其土者庸非良牧乎之惠乎今使東西數州之人士
閭下未足多也以數州之士于下而未求閭下之依是必有故矣
且難為者牧守難乎者士論僕入閣下之境不旬日間識士大

夫幾十六七其喋喋拊閭下者亦十六七可誦而傳自之尤大者四一曰鋤姦強二曰恤民隱三曰均墜役四曰急賢士其餘不能盡數僕不敢遠引以瀆左右即而觀竊以南北道里雖遠良牧守雖衆至其尊主庇民之術若閭下之倫多不一二教也何則是四者施於無事之日易見於多事之日難無事之日行之其功淺多事之日行之其功深苟舍是而以政言則危邦矣亂國矣奚可歸乎僕涉郡縣四五越水陸數百里捐瀆墓挈妻子以來思望履蒞之光揚無前之偉績求數畝之田為老農夫出租稅以給公上私心甚勤愚不知其果能古也閭下幸辱聽之僕雖不佞操筆墨以效驅馳親賓客以觀政化上不乖養士之心下不負君子之教又使四方日聞士之歸閭下者輒與之曰輒進以禮布前此未施之政開來者未濟之心若是則閭下之英聲茂實傳之耳目載之簡冊其有既乎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戾之謂矣不宣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黃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本皇祐東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太父應雷太學錄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

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
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
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
子遇人無夷直一接以誠乎居官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
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秦不華南臺御史丑閣辟舉行人校
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浙東張士誠開閩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
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
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
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向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
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况今賢良策
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冀乎藝圃一
區果疏菁蒨度給賔祭之餘悉種菊栽接既壅身自為之間
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
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臣存稱由避兵家松江北四
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郭
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
者不預焉

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遽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
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
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

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
為寶也使知為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予言有不傳也
耶

王筍生傳

王筍生者會稽山陰人也家王筍山以力學子有志既壯負才不
羈薄遊四方慕魯連子為人不治產業誓不娶不歸鄉
里故年逾四十而猶獨居親舊或稍勸為計生輒嬉笑舍去曰
吾身未立天下事未已此大丈夫不以國下以家之秋也吾豈
不知有舊田廬足以資衣食無之而此拓落也先是國家
承平民無戢甲士不言兵生始徒跣走京師謁貴人創談

天下事衆駭其狂且謂曰生洛陽少年專務生事不合便拂
衣還江南淮西揚塵聲勢日甚物情惶惑生首抗大議言
論風采歎動時相居數日不報去入富春山混緇黃輩為方
外遊日且詩酒自放里豪見而異之爭下榻設盛饌生弗之
顧貧士或置雞黍輒飯不辭間有識之曰子非張憲
思廉邪君之蔭長矣猶溷劍士俠客為也為具衣冠強令
出山生默不答久之一旦升高望遠若有所覩退謂所親曰
吾與汝輩亦慎勿居此呼避二里中三日而逃衆不之
覺會寇狼狽俸入兵此五百餘家始悔不用生言生識見
沈敏博學子無不覩其間靜寡默在稠人中或被推墜無所

較也及遇事酬酢論兵說劍天下一豪健辯士與縉紳輩
為文章談王道從容禮法雖老儒先生避之
論曰士貴善用已善用已者必善用人生之才氣雖予不知
其有挾予間扣底裏輸斃肺腑百文不能竭噫澤中
之蜥蜴不用則委地吐毒問用則致雨雪也猶呼吸也士善
用已猶若此歟

徐臻太師傳

徐臻太師者江陰夏浦小龍寺之僧也其初隄人少勇敢任俠
喜鬪手格十餘人至正壬辰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為寇
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十餘人收之為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

父子二人公擒而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
弟子實張氏僧張氏被難臻德張氏欲報之乃為為訪
張庵僧以須賊情賊之子徐氏年幼出家為張庵僧會僧
後賊家歸臻探之且得其實至夜聞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
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鑿壁而入賊家牛欄中見守者皆
醉臥臻連斫殺者六人斷金負張氏從間道出張氏由此得免
嗟乎世之所謂烈丈夫忠勇氣坐食廟堂出死力以衛國家
者豈非平時尊貴人邪一旦緩急則悅首帖耳顧身而不顧
家見利而不見義罷罷百姓之力竭天下之財僅為鬼蜮陰計
之資而慕義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且酌毫髮之恩者

乃在於人倫之邪比權量力不啻泰山鴻毛而其人安之
其自視賢不肖何如也臻之心非怵於利非迫於無聊其
慕用之誠蓋有相死相生之義也不然饒肉於餓虎俱
糜於鋒刃之間功不足以立德死不足以成名不為天
下笑者幾希五臣故惜其志感其難書曰臣為人臣僥倖
不忠者之勸

滄螺集卷第四

滄螺集卷第五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雜著三首

荅性難

皆夢軒說

荅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
上曰吾見夫子類有道者佞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
焉願曰夫子以祛其惑東家子曰嘻吾睹子非漁者也
姑語子之志焉漁者三揖而進曰自朱子之學明學

者唯知誦說而已言不敢有加也若苟揚韓子之論性果孰是而孰非乎東家子悅而嘆曰子之及是也大矣然學者習於故而不考其故悅於言而不知其言徒呂口耳之學為明不以身心之病為耻渙然無統雜然無緒曾不察是非之真誠為子語世為焉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曰性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中下三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也中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嗚呼破天下之的者後世孟子也起天下後世之爭者亦孟子也譬言如玉天下孰不以為寶孟子曰乃寶之美無出乎玉於是譁者紛然而起指其疵適其瑕以議之曰玉固美矣夫亦有不美者存是則寶失其實者豈非孟子美之過而反輕與向使孟子之言不白於後誰以三子之言為非孟子之說既白於後亦孰知三子之言雖為過而未始無其當與何以明之堯舜與途人一孟子之言性定也堯舜與途人一三子之言性定也謂孟子之言非世無堯舜矣謂三子之言性非世無桀跖矣於茲有人焉方其醒也言皆忠信行皆仁義謂非性善可乎比其醉也言非忠信

行非仁義謂非性惡可乎孟子言善理之明也荀子言惡氣之
昏也子學得其常荀子得其變若荀子者雖不謂之有識然
亦不謂之無見者矣今或一切善之謂凡惡者皆物之奪則又
不唯無見謂之無知可也問之曰人皆可為堯舜其不為堯
舜者無它是物欲使之然耳於乎天下之酒足以亂性豈不為酒
困者皆聖人之徒與殺人而奪之貨盜也豈不為盜者皆世之
君子與人猶有欲也寒暑殺人天地果何欲以蔽之率天下而
趨猖狂之域者必此之言矣漁者曰先儒皆謂氣有善惡子獨
謂氣无不惡豈堯舜之質猶未善與東家子曰天下之理二
則純而不貳二故謂之善天下之氣二二則雜而不純故謂之

惡堯舜豈能外二氣之稟哉但常人之稟不偏於剛則偏於柔
不偏於柔則偏於剛剛過為剛惡柔過為柔惡正猶陽極為熱
陰極為寒其毒至於殺人者得二氣之偏也惟聖人則不然陰
陽合德粹然中和陽不過於剛陰不過於柔氣無專主德
性常用此堯舜之稟異於常人而無偏惡之弊者得二氣之
和也蓋善者一之至可以言理而不可以言氣和者二之平可
以言氣而不可以言理亦猶五味相濟醜不見其醜醜不見其
醜可以言和而不可以言善生質之粹可以言美而不可以言
和是也漁者曰或謂初氣善終氣不善故草木初生無下可
食安得謂氣無善乎東家子曰善是者以為啄食少而不

殺人為善也生而不毒非氣之善是氣之未完善是赤子之心其氣柔弱未知所居為不善也曰然則氣質之性而又可以反之是亦足為善矣曰氣雖惡矣然強者主之弱者奴之氣強則動為主而情故氣弱則靜為主而性存汨於動者惡之本及於靜者善之機動皆氣也靜皆理也善反之靜善為而不可或漁者曰氣之惡既能害物則 宜宜亦多矣今又不然曰何也曰氣化流行太過不及其數無莫至賢不易至惡亦稀故堯舜不世生桀紂不世出且天之生物不能皆陽亦不能皆陰惟其不一是以不齊中人曰上雖未及於中和然氣與理合則聖可學而至賢可學而能中人曰不雖及於偏駁

然氣與理乖則自暴自棄者雖不為惡 為惡之心未嘗忘也是則性其情而不易者上智之明情其性而不變者下愚之昏不猶水乎湛然不波者止水也其上智之明乎躍然沸騰者沸水也其下愚之昏乎止水之性靜故應物而不逐於物湍水之性動故撓物而不循於物靜勝則氣清而性之用行動勝則氣濁而情之用熾故孟子四端曰心而不曰情苟情出於性則是性而非情矣此非孟子開性善之端所以明餘者之不善與漁者曰性果靜而情果動非性為體而情為用乎曰非也性非待情而用情用則性滅矣善應物者心性之動也逐物者情性之鑿也謂之心者萌於性之正好惡之公是

也謂之情者感於氣之邪好惡之私是也漁者曰心統性
情而子以為性之動何也曰心者性之萌情之根而神明之主
動靜之樞也且曰而言心所統性情也且道而言性而後
有心心而後有情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也應物而動不
沒於私性之發也故謂之心心既發矣牽於物欲而氣為之
主性之泊也故謂之情漁者曰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且為
善是情亦善也子何且必其為不善歟曰夫既曰可且為善
則亦原於不善而已猶指其小人曰是亦可且為君子則
其初非君子明矣漁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既
必質言則之不善果非氣質之罪矣曰非是之謂也才

質之孟子皆且體質言非才之罪猶曰非本體之不善耳又曰
不能盡其才亦謂不能盡其性之體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言不可以情之不善遂信其性之無善如水
之就下不可謂激之過穎遂以水之性非下也易曰無思也無
為也其聖人之性乎宋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聖人之
心乎聖人之心無一息不靜故天地之性無一息不存常人之
心無一息不動故氣質之性無一物不亂顏子不遷恕和也不
違仁中也其靜而反於性之正乎周子定之且中正仁義和也
主靜且立人極中也其靜而得其性之本乎漁者曰子之言
高矣美矣夫亦有所受歟曰嘻遠矣作始受之先子靜安

君先子受之大父明父君大父受之先公澄川先生而又質之
先師晉之狀先生其言悉合而無異也漁者唯唯而退

說相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
而吾所且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徃志茫乎吾子小人
之不暇擇矣九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下
能知而不失其為良馬故伯樂曰在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公鹿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
神氣色之中見常任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于此而得二
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也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

可勉強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且遁其情則雖
李咸之相子不能得其畧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
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旨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
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械於其不可逃以觀其變
僧取予之常於其不可御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
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於水匯而為淵激
而為端束而為峽流而為川人見其易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
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
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予言悉合故錄此以遺
漢翁而士大

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使而已也漢翁通
敏博藝三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所得輒送酒家
嘗為學官不久即棄去

比自夢軒記為陳汝嘉作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
曰客誠有道之士邪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
自蛻也衣又吾之所居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烏乎有
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
曰然子居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且貴也子居莊周之為
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比日未之居語縣解也敢問何謂

也邪曰汝於周則樂於林分則不貴豈巨蟻夢則夢胥夢則非
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懸之未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
物變化試使汝一為胥一為螳子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
胥為樂螳為不樂乎曰悉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樂夢悅螳
夢憂悅為火炎憂為寒冰寒熱戰於內冰炭膠其胸懸之
不解不既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
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
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也
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
夢曉覺是故終自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
至人乎然夢奇可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
幽趨燈燭者忘暗室之陋吾燭子巨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
之真啟子巨望舒之鏡而不知陽鳥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
相之非夢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
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為吾吾之為夢童
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埋前夢為皆夢軒記

滄螺卷第六

雜著十首

坐石銘

孟氏先印銘

陶淵明贊

李太白贊

小像自贊

坐石銘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洗心泉銘

伯夷牀齋贊

李令伯贊

石菖蒲贊

書甘澧傳後

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

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已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
貴我毋重物而輕身毋徇俗以攜搖其守毋矯偽以喪其真
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極高明以遊
聖賢之域全淳德而為太上之民

洗心泉銘 并序

華亭地山慧日院之東鳳皇山之西南友人夏士良築別業
其地墾辟除治得泉穴合後汪洋甘潔不竭不盈因即其坎
為池名洗心泉曰吾將以是著易徵乎銘曰

鳳之臨地之附浚靈源發玄腴相有德噫何居沐陶泓濡
禔徒招義昌啟營圖淬鐵擅續帝觚滌遐覽泣墨味滋吾德

神吾書非茲泉乎

孟氏先印銘 并序

太師信安孟郡王忠厚末昭慈聖獻太后之兄也王之孫四其
主管建康府量料院事諱某者今季成之曾大父也故第在
今姑蘇府橋之北偏其橋至今猶以府得名府廢於季成以
庚子四月遇軍士以銅印售於市視其文即太師郡王料完
印也詢其所自云出於頽垣廢址間季成得而寶之求詩文
以紀其異亡六國篆出秦斯廢興相尋一何纍纍玉質金相
起伏千祀疇王之門世有孫子今聞今望唯此信安天隲舊
物赫於頽垣相彼後昆繩此祖武墨艾銀黃身獲我所昔

晦今明匪後而先信安在上昭慈在天

伯夷叔齊贊并序

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為匹夫好名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人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名不及叔齊猶揖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為伯夷易為叔齊難夷之為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已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為真異氣而同心者歟故為贊以明之贊曰

人之大倫君臣父子篤于君親友于兄弟棄家如遺棄國如從併棄其身如蜷溼澤人懷百金揆義而使猶有諾否背義去矣如何先生各執其志不約而同如合左契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陶淵明贊

晉室之遺荊州之裔耻事義熙寧死栗里公田之林三徑之資安能鬱之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東帶見彼五斗粟謂我眷戀秋風吹衣秋露沾裾卿用卿法吾愛吾廬

李令伯贊

少違父母長全其身皇天后地實所共聞應門無童期功無

親飲食湯藥祖母唯臣祖孫二人視猶母子緩則俱生急則俱死事君報劉有臣如此臨表之情且映青史

李太白贊

玄元奕葉聖神孫貌狀跨海超無垠錦袍淋漓舞鬱輪批糠斯之遺世紛翠娥招搖迎帝闈近以九河道崑崙飛魚挾軛湘女嬪回光下照扶桑噉洞庭鈞天弭節聞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足論大兒汾陽誰與倫知章識公尚幾塵曰衡氣機與地之采石之永青山雲魑魅夜嘯狂語墳吁嗟夫人此栖神文武不死非其存

石菖蒲贊 并序

東坡贊石菖蒲能言其久而不知其勁余觀菖蒲之葉自泉至末中深如溝渟岸如髮圭角廉厲不可撫捫蓋自根節之堅有以發之故畫者以是爭能求別於艸凡蒲皆不畏水一種生下濕葉大有劍脊即昌陽一種生澗沼名昌歎所謂溪毛可羞于王公疑即此欤艸木非土不生而此獨用水活蕭然巖石之上愈久愈青有道之士嗜其侶之贊曰

石闢其根尾嚙其節苦而瘠不遐其貞鬱而蒼不味其潔不汶于風塵不矯于霜雪豈其與道遙道故能堅齒髮而壽歲月也邪

小像自贊

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困而至于數竒而心亨如
面槐列棘之貴長不踰于中人志可以奪三軍之帥此何得
而然哉蓋庶幾乎自反而無愧

書甘澧傳後

僕不善澧每以狂生目之既生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
然無懼然後知澧之不易忽也又時見人誦澧功得不哀困
詢其與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為傳大拒士大夫
之自行已皆然方其心存自識正使周孔復生何異于人至于
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
慕盛德是知古今之士以隱為樂以仕為悲者意有在也

鄉貢進士都穆板

滄螺集卷第六終

記滄螺集後

鄉先生孫大雅在洪武初以文名一世于時學士金華宋公
於文最少許可雅重公特為作傳鄭重委曲考其文可見已
章憲生後公百年時從人得字言俚語猶能想見風采以
不能徧覩公平生論述為慊求之且廿年矣乃得公所為文
曰滄螺集于都君玄敬又得公詩于黃君應龍各馬巨婦如
得重貨以示中表弟徐直夫同領鄉薦歸自南部乃重言為
直夫於是捐金僦之而玄敬手為板勘始得竣事凡為詩若

而謀刻之未果也歲乙卯九月玄敬直夫

文七十六首共六卷二君以章憲求之之勤得之之幸也謂
宜有言然不以猥淺累公姑記其全次顯晦大較如此昔曾
子固記歐公醒心亭自謂得托名文辭之次為喜且幸公則
無媿歐公矣章憲視子固無能為役而乃掛名公文顧不尤
喜且幸歟

弘治丙辰三月廿日邑後生薛章憲謹記

補遺

北郭集後序

北郭集者故中表許君如心之詩也如心少余一歲自幼同
研席即有能詩聲乙未兵余去土井竄山谷族泊三吳間奔
走飢寒不以時合合亦不久棄去故如心之詩遂不多見且
不知其用力專為業精一至此洪武辛酉春作始乞骸東
歸掃先人墓退謁親舊則如心之沒蓋八年矣而其詩已刻
於江山縣之薄齋至是長子賁出以示余俾序其後嗚呼
余尚忍忘友之死而序其末邪以吾之推備荒朽猶未即死
烏有清純粹美之質疏通開敏之才溫恭愷悌之德如如心

者僅發于詩而止于斯耶將非造是物者其好惡與人異邪
吾於是集抑有以見造物之嗇於前者所以豐其後子於
天者所以棄於人矣昔李太白杜少陵死其詩累千百年
無能及者然計其生歎時歷落飢寒困踣孰孰與身後之多
乎向使如心縮五兩之絲懷半通之銅富貴食肉焜燿一時
縱有詩必不能如是之多亦不能如是之工也然則士務
功名而不汲汲於富貴者有以也夫如心少有志卓然能自
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為人以終其身年
有五十二歲家北郭故號北郭生云江陰孫作次知亭

太古軒記

老氏以剖斗析衡絕聖去智為太上之治于後曹參相齊
文帝治天下河上蓋公咸以為言而明効大驗卒不過刑
措而已吾鄉自丙申兵田廬不守曠十餘年民始歸焉其
至也蓬蒿滿野鹿豕群居雞鳴犬吠民不相識耕田鑿
井人無爭心許君如心自吳來歸嘆其無懷葛天不異過
也乃即居藥之軒扁曰太古而求余文余咲曰自古結繩之治
少隆古之世稀以康衢擊壤猶不得為標枝野鹿之民何上
蓋公且不能復太上貴德之治况其今乎君曰不然夫爭名
者必之朝吾慕韓伯休之貴知我希爭利者必之市吾慕
宋清之廉於取人以是二者為太古之民可乎余曰未也然

則吾室左圖右書暇則與聖賢相對汗博杯飲醉則與華
胥同適又有琴焉撫而弄之為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
皞皞焉吾不知誰之子也 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
民歟余曰幾矣而未大也君乃捉襟起而謝曰鄙人實固
不足以知此吾子其發鑰焉余仰而嘆曰噫太古之下及者
時也其未忘者勢也子亦知上為為乾下為為坤乎高者為
陵下者為俗乎乾坤毀而上下易陵谷變而高深猶太古三陵
谷三網不弛則人民猶太古之三網而子以為古也今也何視
世之不廣與雖然自去鄉時來羸糧而歸人已十九遺棄
歸穗田野縱橫槁項黃馘含哺鼓腹而余行傭採拾弗獲
歸養者十有七年是則俗有淳澆之殊世有古今之異亦已
明矣孰謂太古非歟如心世軒岐之學遊心物初糠粃富貴
而首丘之思乃心之悲則又余之素也故不辭而為之記焉
邑人孫作謨

錢譜序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
所得輒衣食求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頰作
以先君雖好莫比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見必思有以戲嘗戒
作曰設有水火他物棄之可也惟盡古錢決不可遺後先君沒
三年壬辰盜警作以所藏竊負而逃獲免于難又四年兵起

復以所藏載而之吳於是書盡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
不廢先君之命而松江姚君元澤亦出古錢十二方以觀焉
据彼考此以有誥無古今前後義例相蒙辟如干將莫耶神
物自余合與元澤相視咨嗟元澤且徵余言余以謂士之好古
雖近於癖然不失為君子若小人則寧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
以三千緡易一古壘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矣士曰
吾與子一銀甕而取一壘有諸笑者不能答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
之言正為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
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其為君子矣至正乙未冬十有
一月戊申江陰孫大雅序